

THE NEW THINKING MODELS OF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 A hypothesis abou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with syndrome

Author: Li Zhen Ying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

中西醫結合新思路

编著 李振英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中西医结合新思路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

编著 李振英

参编 王克万 张性贤 吴世华

导师 许自诚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西醫結合新思路

編著：李振英

出版發行：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一十二號二樓

電話：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傳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二

印刷者：甘肅新華印刷廠

定價：人民幣十八元六角

二〇〇五年三月

ISBN 962-450-892-5/D.48605

关于理论的获得，在目前的医界仍有不正确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对经验总结的坚信令人吃惊，而鼓励人们提出假说与检验假说的宣教却相对少的可怜。

假说不是从经验总结中来的，经验并不能直接产生假说，它只能启发引导人去选择假设，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假设，假说则是依据假设按逻辑规律构筑起来的，并用以指导进一步实践的。

日心说的发展史显示出一个明显的特征：不是假说来自经验与观察，而是假说推动着人们有目标地去进行新观察，积累新经验，可以说是假说产生了新经验。

——摘自李瀚源主编《医学的人择与回归》

我只能告诉你科学的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胡适语录

前言

《中西医结合新思路——“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一书的问世，是笔者与同道们 20 余年来辛勤耕耘的结果，但愿能对中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研究有所补益。本书的编著过程，也是构建“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的研究过程。20 余年来，围绕这一研究项目，先后与甘肃省肿瘤医院造詣精深名噪陇右的中医内科专家王克万先生、甘肃省干部医疗保健院中西医结合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张性贤先生及美国首都结合医学大学教授吴世华先生合作，撰写、发表过七篇论文。其中，经辽宁中医学院教授李德新先生审校并推荐，在《辽宁中医杂志》上发表过三篇。这为编著本书正文提供了基础材料。

在 2001 年印行论文集《“证与病理过程相关”的理论探讨——一个全新医学命题的萌生》（准印证号：甘新出 001 字总 1947 号<2001>142 号）之际，甘肃省药物研究所中药专业高级工程师、甘肃省卫生学校高级讲师、武威市卫生学校名誉校长王梦麟老师除参加文字校对外，还对出版、印刷给予了赞助。笔者为了独立开展“中西医结合点”的研究工作，1992 年请内科副主任护师邓文珍女士赴外地，收回了有关本研究项目的前期资料。后经邓女士介绍，兰州军区总医院信息科主任刘兰芳女士多次为本研究项目检索文献资料。本书正文定稿前，省中医学院陶小林同学参加了文字校对。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从1999年至今，兰州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内科教授许自诚老师，不仅参加了《再论“证”与“病理过程”的相关关系》及其后各篇论文的撰写，还对本书正文的编著给予全面指导和帮助。为了将本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尽快公诸学界，于2002年春，当吴世华先生告知北京会议的消息后，鼓励笔者赴京，出席第二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会后，在2003年1月和8月，与吴世华先生等联名，分别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教授，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卫生部吴仪部长写信，倡议举办“中西医结合研究生院（或班）”。以解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20多年间，由于全国各地西医学习中医班基本停办而造成的中西医结合人才老化与“断代”，以及由此酿成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断层”的紧迫问题。在2004年，还积极参与撰写、修改论文《中西医结合点之研究——从“病证结合”到“病理过程与证结合”》。考虑到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关于本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提纲性总结，主张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交流（详见本书开宗篇）。

对于诸位先生、女士和老师、同学、朋友给予本书编著工作的多方支持与帮助，谨表诚挚谢意。

李振英

2005年春月

序

李振英医师原是一位西医师，一九六七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一九七零年，作为一个中医爱好者，自愿受命主办甘肃省三至六期两年制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历时十载；一九八一年，赴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进修深造一年。是一位主动走上中西医结合道路的佼佼者。我作为一九五八年最早参加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的老中西医结合医师，看了他在本书中所阐述的“证与病理过程相关”的命题，以及“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的论点，深感其思路新颖，具有独到见解。

在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引下，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医学界所启动的中西医结合系统工程，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其间，在临床和实验研究中，主要是开展了中医“证”本质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并向纵深方面发展，特别是在“证”的病理组织学改变上取得了共识。从而探索了“证”的病理组织学改变、生化改变、超微结构变化，以及分子水平上的变化等特征。但是，我感到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还没有进入到如何整体结合的理

论探讨阶段。在这个阶段，应当自觉地、充分地运用现代医学特别是病理生理学的原理及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ine）的思想，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上阐释证的本质即其病理生理学基础。因为，正如本书所述，主要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就是基本病理过程，证的本质就是与之相关的病理过程所包括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我也认为，只有全面地揭示出“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才能弄清楚“证”的本质。

李振英医师，经过多年的精心钻研和探索，认为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证”和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中的“病理过程”有密切的相关性，在2002年9月北京第二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上，进一步提出“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这一提法，尽管是个开始，但我认为李振英医师的提法，对当前我国临床中西医结合的进程，由“病证结合”、“病证同治”的阶段向前推进了一步，即向“病理过程”与“证”结合亦即整体结合的理论探讨阶段上发展。病理过程与证结合，为中、西两个医学理论体系找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合点。从此，中医论证施治就有了明

确的病理生理学基础；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因而，这种论点的视野更加宽广，其意义深远，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传统医学的现代化发展，更为我国的中西医结合系统工程提出了一条更为广泛的新思路。

目前我国医学界，对中西医结合的问题，还存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西两种医学不能通约，不能结合；另一种则认为中西医是可以结合的。我是赞成中西医结合的，坚信结合是能够成功的。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历史任务一定能完成，中西结合医学的理想一定能实现。我国著名的中医病理学家、中西医结合专家匡调元教授早已指出：“病证结合”只是中西医结合的初级阶段，要使之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就应强调患病机体的整体统一性，强调机能、结构、代谢的统一性。这一设想，在李振英医师提出的“证与病理过程相关”的医学命题中，在“病理过程与证结合”的假说中，均得到了充分表达。

我殷切地希望全国广大西学中、中学西及中医界的朋友们，在这新的结合点上，勇于探索、开拓奋进，将这一初步的基础理论上结合的设想和论证，

逐步深入到系统的、全面的临床实践中去，使我国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融会贯通，熔为一炉。在二十一世纪中作出新的贡献。

本书编著过程中，李振英医师请我给予指导与帮助，乃不揣愚陋，以管窥之见，各陈无遗。所幸的是，我们在中西医如何结合这个问题上，有着共识、共鸣，也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故此，欣然命笔，乐而为之。

许自诚

2005年春月 于兰州医学院

许自诚，甘肃临洮人，生于1924年。兰州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内科主任医师、教授。是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著名专家，是甘肃省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先行者和创始人之一。194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医学院，1958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中医。历任兰州医学院中医教研室主任，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1961年提出“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论点，对继承、发扬中医药理论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本书编著过程中，许教授始终认为“证与病理过程相关”的医学命题，以至“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思路新颖，见解独特。且以耄耋之年的老骥伏枥精神，参与了相关论文的撰写，并对本书正文的编著给予全面指导与帮助。为了将“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尽早公诸学界，鼓励编著者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主张争取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中西医结合点之研究——从“病证结合”到“病理过程与证结合”》。

王 序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若干年间，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处于滞后状态。正是在这淡化无奈的情势下，甘肃省肿瘤医院内科李振英主任医师，以其曾历时十年，受命主办甘肃省第三、四、五、六期两年制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情缘，甘于寂寞，乐于寂寞，并且享受着寂寞，在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论研究中，履20余年的不懈努力，对于自己的发现，对于自立的医学命题艰辛执着地进行着探索、追求，构建了“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此后，继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终于完成了《中西医结合新思路——“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一书。在行将付梓之际，李主任嘱我为之写序。

在我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期间，虽曾涉及过高、中级医学、药学及中医药学教育，但对中医、西医及中西医结合医学，我是一个地道的外行。按李主任的说法，他之所以请我写序，就是要倾听我这个“小外行大内行”的评价和意见。如此，他为写序找到了一条不是理由的理由，我也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很需要去做一点走进去、走出来

以及行内、行外的交流和沟通工作。我便借此从“门外”对中西医结合工作表达一些看法和想法。

中西医结合研究，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既有进展和成绩，也有停滞和失误。然而，在谷底耕耘，从而走出低谷，也是一种取得新的进展的良好机遇。李主任抓住了这个机遇，20余年来，从1983年发现中医的“证”与西医“病理过程”的相关关系开始，一步一个脚印，1984年发表了《肝、肾真脏脉与高血压病的关系》，1985年发表了“证与病理过程相关”的医学命题，2002年9月，在北京第二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上，提出并受流了“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假说”的提出，使他在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甚至大胆地设想，这有可能在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中起到里程碑样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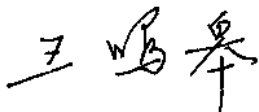
中医、西医在其各自的发展进程中，都毫不例外地承载着对生命现象、生命过程、生命本质的认识和研究任务，并且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这种探索，除了各自体系内部所取得的进展外，又由于中医、西医之间，向来就存在着深刻、复杂的相关性，故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就自然聚焦于中西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融合与结合上。李主任所

提出的“假说”，不仅将西医学的“病理过程”所包括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病理生理学变化作为中医“证”的内在根据，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医、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寻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带有普遍性的结合点。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其学术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长远的。关于“假说”，我还想借用李瀚源先生在其主编的《医学的人择与回归》中的两句话来表达我的看法。李瀚源说：“很少有人去直接发表假说，医学期刊也不乐意发表那些未经任何证实的纯粹的假说”。他还说：“医学除了需要实干家，还需要思想家的引导，没有深刻思想来启迪人们，医学总会让人觉得很有些遗憾”。我以为，李主任所构建的“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其见解独特，深中肯綮，论述严谨，说理透彻。作为外行的我，在读了他的论著以后，也颇有振聋发聩之感。

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还缺乏独立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政策保证，而认识缺陷又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况且，这个学科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课题有待进一步探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时至今日，中医药学还

在依賴公元三世紀左右形成的几部典籍。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知识形态、文化积淀、心理状态和一些不应有而必然有的偏見，自然要影响到这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因此，李主任在其论著中，毅然转换和拓展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思路与視野。他不是也没有通过所谓多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他认为，既然是在研究中西医结合，就不应当回避中医和西医的结合，而应当直面中医和西医的结合，应当通过中医和西医的交叉、渗透与融合，以寻求中医、西医两个理论体系的同一性、同构性，寻求中西医结合有机结合的最佳途径，寻求中西医结合最合理的结合点。将中西医结合从“病证结合”的初级阶段推向“病理过程与证结合”的高级阶段。

这种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平实态度，令我敬佩，故为之序！



2005年春月

王鸣皋，甘肃临夏人，1960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曾任甘肃省教育厅高教局、省委宣传部科教处、省人民政府文教卫生办公室业务处副处长、处长；甘肃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甘肃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现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届理事会理事、甘肃省教育管理研究会理事长。

目 录

开宗篇 中西医结合点之研究——从“病证结合”到“病理过程与证结合”	1
第一章 中医理论体系在医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14
第一节 中医的主体思想、理论核心及哲学基础	14
第二节 在医学发展史的不同阶段, 中医理论体系占有不同的历史地位	18
第二章 中医理论体系的特色	25
第一节 从中西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差异看传统中医的特色	25
第二节 20 世纪中西医结合领域曾经发生过的事变	29
第三章 “病证结合”只是中西医结合的初级阶段	32
第一节 从“世界科学演进律”看中西医结合的必然性及长远之路	32
第二节 “病证结合”思路及“证”本质研究回顾与反思	33
第四章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高级阶段	38
第一节 基本概念复习	38
第二节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的理论及临床依据	39
第三节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的深远意义	44
第五章 中医现代化、国际化展望	48
第一节 从现代医学的发展趋势看传统中医的优越性	48
第二节 21 世纪是人类追寻“绿色医学”的时代	52
跋	54

论文辑要·····	59
肝、肾真脏脉与高血压病的关系·····	59
试论“证”与“病理过程”的相关关系·····	66
再论“证”与“病理过程”的相关关系·····	71
现代医学的“病理过程”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证”结合假说··	82
“证与病理过程结合假说”的由来与发展·····	91
论“西学中”断代与“中西医结合”断层	
——给陈可冀院士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的一封信·····	107
再论“西学中”断代与“中西医结合”断层	
——给国家卫生部吴仪部长的一封信·····	112
文献摘录·····	11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 导意见》(摘录) ·····	113

开宗篇 中西医结合点之研究

——从“病证结合”到“病理过程与证结合”

李振英 张性贤 许自诚 吴世华

按：此文发表于《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5年3月第25卷第3期。这是笔者1983年发现“证”与“病理过程”的相关关系以后，在20余年间，对于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论研究的阶段性、提纲性总结。文章系统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病证结合”及“证”本质研究的结果，并提出了值得反思的几个问题；对于所构建的“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列举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临床依据；还讨论了“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的深远意义（此文在编入本书时，个别字句有所改动）。

摘要：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病证结合”以及其后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临床思维模式，只是中西医结合初级阶段的思路与方法。要使之发展到高级阶段，就应强调患病机体的整体统一性，强调机能、结构、代谢的统一性。长期以来，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是，病理过程，这个存在于不同疾病中的共同的、成套的、呈规律性组合的、具有一定时相发展的病理生理学的变化，与中医的“证”之间存在着平行的相关关系。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同一个病理过程，可见于不同的疾病，一种疾病可包含几种病理过程；同一个证，也可见于不同的疾病，而同一种疾病，也可包含几个不同的证），相通的内涵与外延。主要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就是基本病理过程。证的本质就是与之相关的病理过程所包括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

关键词 疾病 证 病理过程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